



四十人的 四十年

——中国农民工口述故事

主 编：王卫民

副主编：卢晖临 彭涛

四十人的 四十年

中国农民工口述故事

主 编：王卫民

副主编：卢晖临 彭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十人的四十年：中国农民工口述故事 / 王卫民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11

ISBN 978 - 7 - 5205 - 0765 - 3

I . ①四… II . ①王… III . ①民工 - 社会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 ①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8062 号

责任编辑：秦千里 窦忠如

装帧设计：敬德永业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北京市朝阳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9 × 1194 1/16

印 张：20

字 数：182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序 · 王卫民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流动。

贫穷使农民毅然决然离开家园和土地，到城市打工讨生活。他们凭一把力气、一身汗水，包揽了城里最脏、最累的活，支撑起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供全世界的人享用。

世界上没有哪个群体像中国农民工那样，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拿最微薄的报酬，住最简陋的工棚，从来没有节假日，不讲任何待遇和条件。

到国外就会发现，欧美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强度越来越低，收入增长很慢，但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制造支撑了他们的消费。世界为中国农民工提供了出卖力气的机会，中国农民工为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如果真存在美国人所谓的“便车”，那拉车的一定是中国的农民工。

中国崛起的奥秘并不复杂，就是我们在全球合作竞争中的低成本优势。这个低成本主要是农民工的低收入和低福利。在我们付出的发展代价中，农民工付出的最多。他们常年不能见着妻儿，不能照料老人，像浮萍一样在城市间飘荡。

中国的崛起印证了那句老话：有付出就有收获。

中国农民工雄辩地说明：劳动创造财富。

四十年中，我见过最温馨的画面，是掌灯时分，农民工拎着大包小包回家后，孩子的欢笑，妻子的娇羞。

四十年中，最使我欣慰的事情，是春节之后，工厂的大轿车在乡间邀请工人。而很长时期，出门找工作是需要到处求人的。

四十年中，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天下班后，一群疲惫至极的农民工，躺在大门外的草丛中，嚼着干冷的馒头，之后，他们还要奔往附近的工地。

中国为什么快速发展，看看农民工就知道了。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一个人只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会里，才有意义。

农民工在城市几十年、几代人，从来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会。他们永远都是外地来的“乡下人”。蒙尘的脸庞、疲惫的身影、脏兮兮的编织袋是他们的标配。艰苦尚可忍受，但公交车、地铁上一些人的白眼最令他们难过。

每年春节，几乎半个中国的人都在回家的途中。这其中的农民工最为执着。他们在火车站日夜排队买车票，在广场上的寒风中等候回家的钟声。最为壮观的，是风雪中的摩托车队，他们载着妻儿，载着给亲戚朋友的礼物，千里迢迢奔向回家的路。

千辛万苦回家，是为了家乡，为了亲情，但更重要的，是要回到他们熟悉的社会，感受生活的意义。每到春节，他们挥霍着汗水跌八瓣挣来的钱，穿着崭新的衣服，提着年货东家进西家出，抽着与他们身份很不匹配的高档香烟。这一切，都是为了意义，为了尊严。而还有什么，能比生活的意义和尊严更重要的呢？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怀了自己的心思，怀了意义和尊严。每个人都有值得书写和品读的心路，即使卑微如农民工。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我们编写这本书，是想向这个两亿七千万的人群致敬。

是想提醒大家，在欢庆四十年伟大成就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

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为中国崛起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群，还有很多困难，

很多诉求。四十年后再出发，我们要共同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

是想请大家读读农民工的故事，这是四十年来，人间最丰富、最真实、最悲壮的故事。

是想请所有的城里人、中国人，善待他们！

2018年12月8日



1 一个平凡女子的“浪漫”人生	1
2 一辆小轿车的人生证明	10
3 打工十八年	17
4 媽媽	26
5 人生没有如果	32
6 可怜天下父母心	40
7 打工一家人	47
8 出人头地	55
9 漂在城市	65
10 永远在路上	72
11 跟着时代向前奔	81

12 顺着春风的方向	94
13 为了祖国的花朵	102
14 村子里也可以大有作为	108
15 打工逸事.....	115
16 村口的烧饼摊.....	124
17 一个女孩的打工梦	131
18 没什么能让他停下脚步	140
19 用自己的苦成全家里的甜	149
20 兄弟一家亲.....	160
21 成长的代价.....	168
22 世间无废人.....	175
23 开“蹦蹦车”的人	182
24 哪有过不去的坎儿	188
25 绽放生命的花蕊	195
26 少年郑虎的漂流	202
27 还是要出去做.....	207
28 生性爱折腾.....	216
29 从木匠到老板.....	222
30 生意的滋味.....	231
31 不幸之幸.....	237

32 收废品的学问.....	242
33 做不一样的老板	251
34 撑起一大家子的打工妹	260
35 从打工仔到老板	268
36 人生向上.....	274
37 种菜工人.....	280
38 打工买房的学问	287
39 村里的美容院.....	292
40 挣的每一分钱都很辛苦	296
后记	306

1 一个平凡女子的“浪漫”人生

访谈时间：2018年1月23日上午

访谈地点：浙江珠岙村，张姐早点铺

采访对象：张翠翠（张姐），51岁

张姐回想从前的经历，觉得有拍成电影的潜质，还得是特别长的那种，跌宕起伏和矛盾冲突都够了。但若让她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经历，她反复斟酌后选了这么个词——浪漫。她觉得那些吃过的苦、有过的伤痛，时间长了就变得模糊了，反倒是这一路的心态变化，让她觉得自己就像电影主人公一样，特别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清晨的珠岙村，人来人往。这个时间出来活动的基本是童装厂的工人，他们大多没有自己做早餐的习惯，因此早点摊多便成了这里的一大特色。细看之下，不难发现有一家生意似乎出奇的好，卖的是刚出锅的热干面。早点摊的主人是一对夫妻，招呼客人的是老板娘，烫着卷发，爱笑，嗓门很洪亮，和寡言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比。老板娘的热络很有感染力，让人忍不住猜想她大概是本地人，一直过着这种简单快乐的小日子。不过，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一、饿肚子是儿时最深的记忆

1967年，张翠翠出生在江西省的一个农村。兄弟三个，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张姐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是父亲和前妻所生，比自己大12岁，二哥比自己大5岁，下面还有个小两岁的弟弟。张姐5岁的时候，母亲去

世了，而父亲在海上撑船，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兄妹几人基本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当时父亲的工作是算公职的，她们可以吃到商品粮。张姐到现在还记得，父亲每次回家都会买 50 斤米，那可能是她儿时最雀跃的时候了，不为别的，就单单为那 50 斤米，因为这就是全部了。父亲不管是隔两个月还是隔三个月回家，米的数量都是不变的，雷打不动的 50 斤，可这对于这四个孩子来说其实是远远不够的。饿肚子成了儿时最深的记忆，饥饿大概是一种痛觉，才会这么印象深刻。几十年过去，她依旧能回忆起当年的饥饿，“实在是太苦了”。

童年的日子就这么伴随着饥饿过去，等到她长成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大哥早已是成家立业的年纪，二哥也已不再青涩。向来寡言的二哥和大伯学会了怎么揉面团，做包子，炸油条，做裁缝的大哥也经常帮忙，做好后她就拿到村里卖，还叫弟弟拿到他的小学去卖。几千人的村庄，每天不知道要穿梭多少遍，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那些包子、油条都是村里的“独一份儿”。具体赚到多少钱倒记不得了，只记得二哥已经可以自己去县城买 16 块钱一百斤的米回家了。当时和张家情况类似的三姐妹家庭，都还没有衣服穿，“可我们自己可以活得好好的”，张姐每每向别人讲述起年少时的这段经历，都是自豪而坚定的语气，可这段过往背后藏着的，也许是那个时代下的不甘。

二、“资产阶级小姐”

就这样在村子里卖了两三年早点，大哥不再做裁缝，跑出去做生意。头脑灵活的大哥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就是从外面进货拿到村子里卖。当时的程序很简单，只要有许可证，没有现金也可以在外面拿到货。这样，兄妹几个又开始经营起了全村第一家“百货商店”，货物种类十分丰富，在当时已经可以赚到一千多一天。张姐被全村的人戏称为“资产阶级小姐”。那时的一些乡长、银行行长之类的人到他们村子办事，都会专门到她家吃饭。

从“吃不饱、穿不暖”到所谓的“资产阶级小姐”，不到20岁，张姐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巨大转变。

张姐到现在还记得开百货商店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大哥从外面收花生回来，雇人剥花生米，再把花生仁卖出去，剥一斤花生给三分钱。雇来的人也都是同村的，直接就坐在她家门口剥。张姐一开始也没在意，后来才发现大家居然只挑大花生剥，小一点的就直接扔掉了。她觉得这样子不行，简直太浪费了！她一个人坐在房檐下，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让大家把花生拿回去，一斤花生要交出七两花生仁，才给三分钱工资。话音刚落，大家便开始哄抢。张姐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紧张中抄起旁边的铁锹，大喊：“你们都放下！出去！你们出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我就拍你们的头！你们去外面好好排队，一下一下称，每个人多给你们一点，你们不要这样抢！”

场面当然是被控制住了，村里人也没见过这种拼命的架势，主动在门外排起了队。张姐的这一举动颇有点“一战成名”的味道，村里人开始发现这个“资产阶级小姐”似乎有点凶，每次到她家领花生或其他东西都比较有秩序。“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个急性子，头脑一热就抄起了那把锹，哈哈哈。”张姐后来回忆说。

百货商店开了五六年，转眼张姐到了嫁人的年纪。有很多媒人上门来说亲，然而她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要嫁得远一点，越远越好！原因无他，真的太累了。父亲拿着家里开店赚的钱去外面找旅店，特别挥霍；大哥甚至借着去外面进货的名义，带着嫂子到南京、上海去旅游，“可享受咧”；除了顾店，家里面还有大伯的女儿和小弟小妹们需要她照顾，也没有年纪相仿的姐妹可以替她分担。二十出头的年纪，这个家里里外外全部由她一个人操持，累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一心只想着逃离这个家，逃得越远越好。

张姐丈夫的舅舅是她本村人，和她家提了这门婚事，说自己外甥是个不错的老实人。张姐也没考虑别的，一听未来婆家离自己家有一百多里就答应了。出嫁那天，全家都在哭，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张姐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死人了呢。”张姐抹了把眼泪，就头也不回地跟着婆家的车走了。

“走了好，走了就不用管他们了。”张姐的眼泪随着颠簸的车洒了一百多里的路。

三、“人心换人心”的生意经

1990年，嫁过去不久的张姐便怀孕了。儿子一岁左右的时候，张姐的父亲和大哥二哥都去了省会南昌做生意，张姐去那边找他们玩，看到南昌生意还不错，当机立断不回家了，直接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带着儿子出来做生意。张姐做起决定来似乎总是这样果断，毫不犹豫，想到就去做了，不会将时间浪费在选择和犹豫上面。

就这样，一家人在南昌开始了新生活。张姐一家人在南昌全卖早点。他们租了一个店铺，她在里面卖包子，哥哥们在外面摆摊炸油条。事实上，她们家也是全村第一个出来做生意的。从“第一个卖早点的”到“第一家百货商店”，再到“第一个出去做生意”，张姐开玩笑说自己家引领着全村的时尚潮流。最开始是张姐的大伯在外面炸油条，赚的一角一角的钱，全部用麻袋装起来，背回村子，引发一阵阵惊呼。村里人也不知道袋子里面到底是多大的面额，只意识到原来外面做生意是这么好赚的，便都萌生了出去做买卖的想法。就这样，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几乎全村人都出去在外面做起了买卖。有意思的是，村里出去的人全部涉足早点业，有的做大包子，有的做小包子，有的炸油条……张姐一家带动了全村几千人外出做生意的热潮，附近村的人一提起这个村便知道，那是个人人跑出去卖早点的村子。

在南昌的这些年，尽管每天的收入还不错，但是张姐并没有存什么钱，因为父亲和残疾弟弟（弟弟在1990年被压断了双手）全部要她照料，负担很重。父亲后来患了尿毒症，连续三四年的医疗费用是很大的负担；弟弟基本帮不上忙，每天吃饭和抽烟喝酒的费用也是一大笔；两个哥哥生意都不好，有时反倒需要她来接济；还有村里的一些亲戚朋友会到她这里来歇脚。张姐每天都要做很多包子、粉、麻花，还要蒸大饼，早上2点钟便起床，

一天到晚 24 小时除了睡觉连坐的时间都没有，一个人跑进跑出，做几十斤包子。大哥看到妹妹这样直流眼泪：“我妹妹怎么这么苦哟！”其实张姐心里倒没觉得自己有多苦，累是累的，但她觉得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小时候没吃没穿的日子都能熬过来，现在的日子再苦也比从前好多了。“努力多攒一点钱，总能过上好日子吧。”怀着这样的想法，张姐在南昌卖包子一卖就是十几年。

时间久了，曾经的“村里一枝花”身上自带的热络、会交际的气场便逐渐显现出来了。老家来人到她这里做客，只要说是找那个卖包子的就可以了。在南昌的十几年，周边人没有说张姐不好的。“非典”那年，全部店铺都被关了，不准做生意，只有她一家可以继续卖。派出所的人这样说：“别人有工作你没工作，你不做你小孩不吃饭了？”就连吸毒的人都不找她麻烦，在别的店吃霸王餐、收保护费的主儿到她店里，不让付钱还偏要付钱给她。归根结底，还是得“人心换人心”，张姐说，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都是能感受到的，只有把这一颗真心捧上，别人才能真正知道你的好。

四、丈夫意外受伤

在南昌做了十几年早点生意，转眼儿子便到了升初中的年纪。儿子成绩不算好，张姐便想，既然不会读书就一定要回家，回家就有同学，有同学就有路子。她自己吃了离娘家太远的亏，在外面没什么朋友，做起什么事来打不开手脚。张姐做了决定，回家！在南昌的这十几年也着实没攒下什么钱，最后回家的时候她身上只揣着 700 块钱。南昌的生活像极了电影桥段里面匆匆而过的行走画面，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没什么太大的波澜，最后的记忆只剩下凌晨 2 点的街道和手中攥着的 700 块钱。

回到老家后，丈夫到景德镇的第三建筑公司做活儿，张姐找了个饭店打工，在后厨帮忙，日子也算过得去。然而好景不长，丈夫在工作时出现了意外。本来应该是两个人干的活儿，老板让他一个人做，丈夫整个人从十吨的车子上栽了下来。一双手全部摔断了，人也晕了过去。

当时的张姐其实正生着病，在饭店刷碗的时候后背意外撞到了水龙头，严重到腰一点不能弯，上厕所都困难。丈夫出事的时候，她的情况刚刚好转一点，勉强可以起得来。听到消息，她就急急忙忙往工地赶。未曾想到赶到工地听到的第一句就是：“怎么没摔死啊？这一双手断了得赔多少钱？不如死了自在一点！”说这话的是丈夫所在建筑公司的老板娘。看着丈夫血肉模糊的双手，张姐心想，不活了，我和你同归于尽算了！就上去揪住老板娘的头发，厮打在一起，浑然忘了自己背上的伤。还是旁边的人把她们拉开，把丈夫张罗着送进了医院。

住院的那段时间是最为煎熬的。孩子还小要读书，张姐的腰又伤着暂时不能做事。她常常想，为什么伤的不是自己呢？为什么伤的偏偏是他呢？张姐甚至去算了几次命。算命的人说她那时候是最苦的运气，过了就会好了，她听着也只能苦笑。事后法院判了3万块的赔偿金，但是老板分毫不给，她也没有半点办法。这种公司都是和法院搞好关系的了，听说有类似情况的人想要上诉，身份证都被拉黑了，好人硬生生被变成坏人，连大门都不让你出，又能告到哪里去呢？

只有打官司，不停地打官司。张姐借了两三万块钱去打，依旧没有结果。向来寡言的丈夫那时候总是掉眼泪，张姐笑言自己的心态还蛮好，虽然借钱吃饭，跟娘家人开口就是几千几千的借，可她还有心思打麻将呢！丈夫骂她，总是要和她吵架，她就安慰丈夫不要急，急什么，这个钱是可以赚得到的；如果你不想打这个官司，明天我们就出去做生意。丈夫其实从小没吃过什么苦，他爸爸原来是做会计的，爷爷是打铁的，就这一个儿子，家里生活条件相对来说不错，哪里经历过这种借钱吃饭的日子。张姐便给丈夫讲自己的小时候，讲那些吃不饱也穿不暖的过往，她说现在至少钱是好借的，以前想借都借不到啊。后来丈夫的情况逐渐好转，官司也没有进展，她就决定不再耗着了，拿着哥哥嫂子给的1500块钱做本钱，到温州做生意。

五、在温州翻了身

到了温州，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开始，电影镜头仿佛一下又被拉长。之所以选择温州，是因为张姐有个妹妹原来在温州做过服装，她给他们推荐了这个地方。张姐在温州虽然还是卖早点，但不再是包子、油条了。她来时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里不缺卖包子的，也不缺炸油条的，但是没有做热干面的。张姐在南昌见过人家怎么做热干面，自己琢磨一番，便重新支起了早点摊。说起会做生意这点，张姐说这能追溯到她奶奶身上，她小的时候奶奶在村里卖豆腐，都能比别人卖得好一些。

张姐的热干面一开张就生意红火。虽然卖得便宜，两块五毛钱一份，但第一天就卖了400多块钱。现在涨到四块钱一份，一天连本带利可以卖到1000多块钱。刚到温州那段时间是特别苦的，打官司欠了别人不少钱，压力特别大，心里还郁结着气，张姐每天起床都能发现头发又白了一绺。睡觉也不完整，分成晚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因为不光要做早点，还要做夜宵，能赚一点是一点。别人问她怎么起得来，她说起不来，但是为了这个钱，爬也要爬起来。打官司欠钱的压力和后来盖房子欠钱的压力还不太一样，她总是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觉得自己的手里什么都抓不住，却还是得咬着牙、不松劲儿地坚持着。

在温州是赚到钱了。张姐还上了打官司的钱，剩下的全部拿回老家，花了几十万盖了新房子——当然也借了十几万。好在温州这边人口比较集中，厂子也多，没几年她就还得差不多了，现在只欠着二哥36000块钱，自家亲戚也没那么多顾忌。提起老家的新房子，张姐满脸都是非常自豪的神情，神采飞扬地讲述三层楼的设计具体是什么样的，130平方米的房子下面建成了门市房，等到他们回老家还可以继续做点小生意，等等。她常常和别人讲，自己活了大半辈子，最自豪的就是房子盖起来的时候。在张姐这一辈外出打工者的心里，能够在老家拥有属于自己的新房子，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物质满足。她们希望在外人看来，自己算“混得好”的